

# 卷二

書名 秦漢文四卷 嘉靖三年序胡氏鳥鼠山房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輯, 明 馬驥等 校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各代-上古漢魏六朝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5  
 編號 D783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3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秦漢文四卷 嘉靖三年序胡氏鳥鼠山房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秦漢文卷之一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皇甫冲皇甫孝表徐玄度校



惠文王

詛楚文

通作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忠

作慙告于不顯大神巫咸秋又湫本作不顯大神秋亞馳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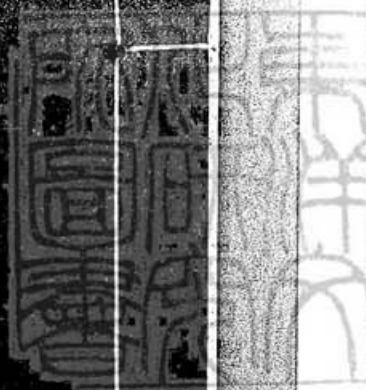
以匡楚王熊相之多臯罪昔我先君穆

楚成王是寔請作繆讀作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

衿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即讀作

大神巫咸而實焉今楚王熊相康庸讀作回無道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秦漢文卷之二

天水胡績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皇甫冲校

賈誼

○過秦論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韋昭曰殽謂二殽

張良曰關中左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

舉宇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

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當是時也商

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

諸侯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

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猶文穎曰關西為黃





音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

魏之師舉孝公既沒惠文武昭文王立卒子武王立

卒立異母弟是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

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

漢中東據成臯之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

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

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此

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

從離橫言諸侯結納為從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

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

越謂孔青曰若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

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甯越趙人也徐尚末詳

秦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

也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的景蘇厲樂毅之徒

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

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

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韓擾而

故齊使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

夏人仕秦亦仕楚也歸于象謂楚曰然高誘曰陳軫

嘗用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于文記范環對楚曰

王伐楚魏王不鄰江東召音范環對楚曰

魏相也程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



見齊王齊王然蘇秦欲因蘇厲燕王為謝遂與王  
 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無昭王  
 以客禮待之樂毅遂變質吳起孫臏帶佗兒長生廖  
 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魏文侯曰兵起魏也  
 為孫子又曰孫臏生阿甄未詳作徒何切武之德也  
 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作未詳作徒何切武之德也  
 五兮切廖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君也  
 為齊相也田忌為將使田忌趙之良將也趙三勝高  
 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三勝高  
 為趙將也秦伐韓趙王今趙奢將而救之田嘗以十倍  
 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今趙奢將而救之田嘗以十倍  
 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也安國論語注曰叩擊  
 故曰仰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中山也史記曰逡巡遁逃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

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

孝文王蒞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

王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王卒子孝文

之餘烈張晏曰孝文王莊襄王武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記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履至尊

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臣瓚以為短曰敲

擊也苦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

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

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

也日南百越之君俛首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

系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

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

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

雜燒之又曰黔首秦隴名城殺豪俊應劭曰壞城恐守射

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

下之民如淳曰鋌前足也鄧展曰鋌是打頭鐵也史

鐘錄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宮巨然後踐華為城因河

為池大服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

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天下已定

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

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

能不及中庸方言曰中庸庸人稱也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倚頓之富史記曰范蠡陶朱公以陶

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

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為適河東大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

皆早屈在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

為兵揭竿為旗莊子曰揭竿舉也列切天下雲會



而響應。贏糧而景從。莊子曰：今使民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言曰：贏，擔也。音盈。

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侈，不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鉅不銛，鯁

於鈞戟，長鍛，所也。孟康曰：擾鋤柄也。張晏曰：矜，音椹。有鐵橫上鈞曲也。諺文曰：鍛鈹，鈹似矛刃。下謫戍之衆。

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論文曰：賢人深謀於廊

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廟論語曰：賢人無遠慮必

憂。近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

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

絜，絜也。絜，同馬。虺曰：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

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蘇林曰：招，猶舉也。然後

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而

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仁義不施而

攻守之勢異也。

論中

此與後篇舊俱作過秦下，今分之二世一為子

重復而各有首尾，所致論者一為二世一為子

嬰發也。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

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

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

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

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  
莫不慮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一作威定功安危之  
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  
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一作權一作焚文書而酷刑  
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  
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  
秦雖併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  
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  
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  
政後雖有滌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  
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

引領而觀其亡夫寒者利短一作襦一作褐而飢者甘糟糠

天下之囂囂一作替一作替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

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

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

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

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

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

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一作各慎其

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一作威一作德與天下天下息矣即

四海之內皆懽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

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





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救，卹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道，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郡鄉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嚮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嚮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

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以為扶蘇死而秦亡，有在矣。二世何足罪也。胡亥立天之欲速

### 論下

秦無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按秦本紀邯與楚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去見邯云項羽擊秦軍虜王離邯乃以兵降諸侯初無要市謀上意群臣之不相信

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班固典引謂此言非是秦始皇起罪惡至胡亥極矣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公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秦地一日之孤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險阻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闔百萬之徒逃敗而遂壞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阨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

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陣案士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採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感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軒足而立指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先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

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吳主孫權嘗問關澤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論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美權覽讀焉宋陳無已曰賈誼之過秦以論漢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有世之本傳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心焉微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博士秦官也因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 治安策

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

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宣室未央前正室

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

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師古曰漸促近也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



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數朝問是時匈奴

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師古曰擬也上淮南濟北王皆以為逆師古曰匡正

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師古曰匡正其大略曰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

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師古曰進言

不可盡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

天子前者也治音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

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皆非事實知治

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

置也音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

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踳踳

搶音人罵楚人曰搶搶攘亂貌也非甚有紀師古曰晉音是儉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

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

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

急師古曰言二事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

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

師古曰軌道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師古曰

嚮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

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



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

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

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也以幸天下以育

群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

程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

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

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

急志也臣謹稽之天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當

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

亡以易此師古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

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回諸侯強下

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爽如淳曰甚非所以安上而全

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准親兄之子西鄉

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與居而為濟北今吳又

見告矣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

行義未過音師古曰行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

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權力且十此者師古曰十

倍於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

賜罷彼自承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

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

鳥鼠

必焚標刀必害孟康曰焚音衛日中盛者必暴焚也

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今

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逆隨骨肉之屬

而抗劉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劉之也師古曰劉毀也

反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

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

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

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為相盧縮王燕陳稀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師

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

師古曰淆雜也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禮劭曰

幸者迺為中消其次塵得舍人師古曰塵與僅同塵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

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

德至渥也師古曰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

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又非身

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

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



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

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

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

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

於天子為昆弟而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

不論君臣之義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

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辜師古曰甚

者或戴黃屋師古曰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

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

也致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

起師古曰應劭曰園精正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

夫師古曰秦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適啓其口七首

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陛下雖賢誰與

領此師古曰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

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

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既有徵矣師古曰

驗也師古曰其執盡又復然歿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

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

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而芒刃不

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

也師古曰也師古曰也師古曰也師古曰也師古曰也師古曰

也師古曰也師古曰也師古曰也師古曰也師古曰也師古曰



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  
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繞也。臣以為

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晉灼曰：二

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師

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

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

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

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

也。勢可存，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欲

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道

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圖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

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

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

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

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

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

下亦反。以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

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

下亦反。以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

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

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





之師古曰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師古曰亡臣竊料匈奴之衆師古曰料不過漢一大

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

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衛臣之計請

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脅師古曰

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因以漢

事古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

事讀曰悅中行說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師古曰聽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毳細娛

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

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今民責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師古曰

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帶

也象內之閑中賣奴婢馴是古天子后服所以靡而

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而庶人得以衣婢

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縵以偏諸音灼曰以偏諸縵

音妾謂以偏諸縵者美者黼黻師古曰黼者織為斧

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犬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

曰被音反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之師古曰得其

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

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且帝之身自衣

卓緋師古曰緋厚縵也音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

以緣其領庶人萋妾緣其履師古曰萋者此臣所謂舛

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

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

也國已屈矣音師古曰反盜賊直湏時耳音師古曰言然

而獻計者曰毋動音古曰不可動天下為大耳音師古曰為大語者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音師古曰無至冒上也

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

禮義棄仁恩音師古曰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

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音師古曰出

亦猶人身體之有贅音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

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借父糶鉏慮有德色音師古曰糶

音田器也言以糶及鉏借與其父母取箕帚立而碎

語音師古曰許猶罵也張晏曰許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

倨音師古曰無禮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婦姑不

相說則反脣而相稽音師古曰說讀曰悅稽音與計校也師

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音師古曰唯貪嗜財利

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

兼天下音蘇林曰蹙音厥師古功成求得矣音師古曰求

得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音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

法遂進取之業音師古曰信任天下大敗衆掩寡智

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

海內德從天下音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曩之為秦者

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



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

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

不耳念慮之中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

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口廟奪兩廟

之器如淳曰奪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白晝大都之

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矯

偽者出幾千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

耳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

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

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

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

會之間以為大故師古曰特待也言公卿大夫

義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

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夫移

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師古曰鄉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以削書札師

讀曰嚮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此

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

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管子曰師古曰管子

仲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

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



我師古曰若以鏡子為憑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

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

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謂虛言也

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曰幾讀

同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為

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

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謂此業壹定世世

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順行之執持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渡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

者師古曰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音古曰覆反可為長太息

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

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于勸反何三

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

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師古曰廼始也使士負之有司

齊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

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赤新昔者成王幼在襁抱

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

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

同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師古曰少皆上大夫也曰少

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迺孩提



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師古曰孩

謂之提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小兒也提

師古曰端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師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廸生而見正事聞正言首徒繼反

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

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

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

其所者必先受業廸得嘗之師古曰者擇其所樂必

先有習廸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師古曰貫亦習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則

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學豐曰帝入東

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

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

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踰與帝入

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

匡其不及師古曰匡則法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

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

和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吏

師古曰有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進善之旌師古曰進

於旌誹謗之木師古曰誹惡事敢諫之鼓師古曰欲



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媿

數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

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出也下朝音直過反

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饗之師古曰饗與饋同所以明

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步中采齋師古

詩名也字或作若又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

作茨並音律和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

應也並音竹仲反

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

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勸夫三代之所以長久

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

貴辭讓也師古曰辭謂面相反固非貴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

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管然師古曰艾讀曰音姦豈惟胡亥之性

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導道鄙諺

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

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往之事然而不

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轍然而不避是

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

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

右師古曰論曉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

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

左右而已師古曰貫反音工宦反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

異師古曰嗜者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

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八之行則教習不能易事相為處

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此時務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

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

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

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

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也

猶及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

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臯善則遷畏

孔子曰聽訟吾猶入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臯善則遷畏

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會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

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安者非一日而安也

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

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

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禮義積而



Vertical text on the far lef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reference.



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  
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鄭古曰道讀曰導此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  
令極而民風衰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  
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  
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  
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  
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  
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  
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曰裕  
饒德被蠻貊四夷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

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  
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

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  
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

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  
周祭事以觀之也師古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

階衆庶如地故故陸九級上師古曰庶遠地則堂高師古曰

庶側師古曰陸亡級庶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

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  
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  
 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音其新反庶耻節  
 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刺之辜不  
 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蹇  
 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見君之几  
 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  
 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  
 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  
 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  
 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  
 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而令與衆庶同黜刺師古曰天子



用管馮棄市之法師古曰馮音馬然則堂不亡陛下被戮辱

者不泰迫乎師古曰迫天子也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

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

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開樂殺二世於投鼠而

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

以直履師古曰直者履中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

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

若夫束縛之係縲之師古曰縲謂以長繩司寇

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

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

貴者之一曰吾亦適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其刑非所

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

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

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音胡剛反移

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變面吞炭。鄭氏曰霧漆面

變聲也。師古曰霧。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

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

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

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

將官徒自為也。頓頓亡耻。師古曰頓。頓。隼。詬。亡節。師古

誦謂無志分也。集音胡結反。誦音后。庶耻不喜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

好音呼。苟若而可。若猶然。師古曰。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

到反。主上有敗，則因而撻之矣。服虔曰音撻也。師古曰

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

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

面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

群下也。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勢悉在群下。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

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

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箠蓋

不飾。師古曰箠蓋音甫。又音扶。箠蓋音軌。坐汙穢，淫亂

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



者不謂能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音人充反

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師古曰諄

古呼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師古曰譴責也何聞譴何則曰冠釐纓作纓氏曰冠以毛

問也域界局也也何聞譴何則曰冠釐纓鄭氏曰冠以毛

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

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

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罪若以平法治之也如劍

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上不執縛係

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弛非也弛廢

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蘇氏曰不加刀

也師古曰盤結反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

自裁師古曰裁謂上不使人碎抑而刑之也師古曰碎

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師古曰意讀曰喜

好為志嬰以庶耻故人矜節行也師古曰嬰加上設庶

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

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

念其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

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

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

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李奇曰志

上陳庶耻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使忠

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



義可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  
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  
夫人也亦猶彼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  
人耳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  
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  
不須復制御自立者也六尺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  
之孤未能自御也師古曰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  
上何喪焉師古曰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  
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又謂久行之也  
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陸級之事也  
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  
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

### 論積貯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  
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  
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  
靡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矣時  
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  
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  
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  
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  
 老易子而齧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  
 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世也  
 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疆師古曰漢法不

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

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藩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

奴與疆敵為鄰能自完則是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

厯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黥干也著音直器反適足以餌大

國耳師古曰為其所吞食謂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

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

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

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

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蝟以為不可故斬去

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師古曰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階



外立之也東面最畢以為王畢猶盡天下安故大人

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

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其

吏民繇後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

家資財補縫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自悉其

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

不可又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

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與東郡以益梁

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

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

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

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

曰從詔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

皆少師古曰恬安也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

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順指

如意如淳曰但動順指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

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萬年

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

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其臣故使人臣得畢

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

晁錯

晁錯

論貴粟

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

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

故六百石錯為人隋直深刻師古曰隋與峭同

吏掌故反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

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

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

稱說師古曰稱師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

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

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

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

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

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

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願陛下幸擇聖

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

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

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失又百石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惡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食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特。朝令而暮改。當其

有者半買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按是有賣田宅鬻  
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  
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  
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  
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  
相傾千里游教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  
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  
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  
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  
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  
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滫夫能入  
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  
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  
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  
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  
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  
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  
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  
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

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言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

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處，民

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永挫折也。自

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

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

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同。起破傷之民，以當乘

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適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

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

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

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

藏謂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音于庶反。阜，

木所在。師古曰：少。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

山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平原

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

間。師古曰：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

兩陳相近，平地淺水，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師古曰：萑，龍也。葦，龍也。蕭，萬也。萑，音莞。山木蒙龍。

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龍，音來東反。此矛鋌之地也。師古曰：鋌，

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

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

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

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鉦，鼓所此不

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

堅密，與袒裊同。應劭曰：袒，肉也。裊，音錫。弩不可以及遠，與

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

鏃，夫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不當一。

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

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

異勢，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也。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

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

援，共制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夏之兵使其同

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

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猶，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

師古曰：仄，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師古曰：罷，讀

曰：疲。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

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突，騎言人也。則，匈奴

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濶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

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

伍二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

蘇林曰驍音馬驍之驛如淳曰驍矢也處平易之地

可以用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驍射之官也射者驍發

其用也春秋左氏傳作策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

善也春驍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

射之楯臬也蘇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謂的也

則匈奴之華筍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華筍以皮作

木板作如楯一曰華筍若楯木薦之當下馬地闌

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筍音息嗣反

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

謂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

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

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倏邛之間耳師古曰

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強必弱也倏亦俯字印讀曰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

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師古曰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

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

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

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

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

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車相為表裏  
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此  
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

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

○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揚粵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

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

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亡則卒積

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

曰土地也寒故也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

肉也毳其性能寒此下能暑亦同耐楊粵之地少陰

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

其水上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郿度曰償什也秦

此連年則中國者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

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

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

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其

藺石布渠荅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

子曰城上二荅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

尺二步一荅荅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

是也渠荅蘇說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師古曰調言

計城邑之中今有千家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

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視

其跡以知旬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

復作令居之

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

人遇赦後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不足募以

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

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予冬夏衣原食

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具原給郡縣之

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

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

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

者列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

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

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

曰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師古

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收其半賞之縣官為贖張晏曰得其人

令其本主以半賞之贖也師古曰此承上

贖之言謂官為備價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

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也欲全親戚

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

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鬥當戍邊者也以陛下之時徙

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

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

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

論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

惠奉明法師古曰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

輯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

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

廣虛師古曰所以充實相其陰陽之積嘗其水泉之

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

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

堂三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

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

也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

也姻配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

也樹謂桑果之屬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

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

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

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卅名也師古曰假大也百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

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誅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

之讓安改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

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

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

知則足以相救書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

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

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

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

卷之二



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

大治則終身創者師古曰創欲立威者始於折

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來而不能困使得氣

去師古曰使常以為候而出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議唯陛下財

察

鄒陽

諫吳王書

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

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

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

有曲懸衡天下如淳曰衡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

權衡以稱輕重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

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

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

引以為援也言相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

胡藪涉北河之外徐廣曰秦惠王遊至此河上覆飛

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覆畫也言胡上闔城不休救

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

鄭玄禮記注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

上其長子為鄭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六齊

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瑯邪王邑又

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  
 悼惠王諸子列侯後齊王賢為淄川王推渠為膠東  
 王仲為齊王西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推渠為膠東  
 光為濟南王也城陽顧於盧博益康曰城陽王喜  
 居討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先職歲餘與  
 帝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顧  
 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顧  
 念而限也泰山郡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  
 有博陵齊北縣郡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  
 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執上  
 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傲為衡山王陽為廬江  
 王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如淳曰皆自私自然宿  
 意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請四國但有  
 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  
 二說相成義乃可明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  
 沙遠舟青陽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



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韓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  
 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假青之田已而  
 擊我南郡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  
 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善曰大國  
 假言吳思助漢人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  
 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而助於趙終  
 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大王患也  
 為禦之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  
 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持進吳  
 不得深陽惡此以下乃致其意為臣聞蛟龍驤首奮翼  
 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為臣聞蛟龍驤首奮翼  
 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

歸義思名善曰底與砥同底腐也戰國策蘇秦說趙  
 王莽傳曰游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精思以謀慮易  
 者為之談說

之則無國而不可好善曰爾雅曰奸飾固陋之心則

何王之門不可洩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

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

生之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善曰劉鞅周易注曰

臣聞驚至鳥累百不如一鷄善曰鷄比諸侯鷄比天

子夫全趙之時時度曰全趙未分之武力鼎士核

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服也臣瓚以為為盛玄黃

趙王之臺不能止幽王之沈患王友也呂后投之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

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義不得雖

諸貴不能安其位亦矣善曰在氏謂曰吳公子光享

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故願大王審畫而已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以

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

虛東襄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

呂猶春秋衰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

帝於骨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

肉厚也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

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徒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

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

也善曰方言云璋其肥卒什濟北因弟於雍者豈非

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



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

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

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

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

新垣過計於朝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

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水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

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

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也救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如淳

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家不

願大王熟察之

獄中上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

為君善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

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

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

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貴

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

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

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為世所疑張晏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敢斥王是使荆

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王



相之位。主人曰石也。王則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李斯竭

忠。胡亥極刑。始善曰。史記曰。始皇立。斯具五刑者。是以

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

為。如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願大王察玉人。李斯

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箕

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善曰。史記曰。

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高比干心。觀其心。又曰。子

胥自剄。主乃以子胥。咸以鳴夷之革。浮之江中。應

夷。鳴夷。搗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

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神不相。傾蓋

如故。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

則知與不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

事。自。金。十。斤。記。曰。荆。軻。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

軍。之。祝。者。何。如。於。期。曰。為。之。柰。何。軻。曰。願。得。將。軍。之

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手。搢

其。胸。於。期。從。之。自。刎。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

徐。廣。曰。搢。丁。鶴。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

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

過。以。奢。故。也。義。不。為。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生。以。為。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

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秦於秦。蘇

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曰。尾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拘。梁。柱。而

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

上。入。魏。文。侯。中。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

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曰。孟。康



重蘇秦雖有讓惡王更勝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白圭後中山而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宣移於浮辭故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膾鼻脚於宋宰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國馬喜三相之引脚於宋宰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國馬喜三相之膾也郭璞蓋也范睢捐腸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話曰膾膾蓋也范睢捐腸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襄王賜范睢金十斤及牛酒項買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魏相魏得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答擊范睢折腸折齒此二人者昔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之末世人如享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老蹈雍而



雍一龍切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握石失軀米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身於世譎於世無紹介通之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杜預曰比近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歌桓公任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遂孔子桓子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行宋信子舟之

計囚墨程音任善曰未詳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

免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謂積讒善曰毀之言骨肉之

親為之銷亡積毀銷骨謂積讒善曰毀之言骨肉之

滅而強威宣善曰言齊任子滅威宣二王所以強

偏之辭我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偏也尸子

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善曰史

弟象傲常當欲殺舜丹朱堯子讐敵未聞尚書曰周

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

俸二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

悅田常之賢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

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封比干之

後修孕婦之墓者觀其胎產故功業覆於天下何

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張晏

人勃鞞也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

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

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

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

已見西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

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

種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譏是以孫叔敖三去

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厚丘相

悔知其非已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善曰列女傳曰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今

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報

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隰肝

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善曰於士所求則

祭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善曰由也跖盜跖

也章昭曰言恩厚無不使善曰戰國策乃鞮謂何况

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

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

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

秋曰吳王闔閭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

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臣聞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

盼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張晏曰

也輪困離奇委曲盤庚也蘇林曰柢音蒂善曰而為

廣雅曰蟠曲也困去倫切離薄基切音衣而為

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器謂服飾

杜預左氏傳注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

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朽株樹



功而不忘善曰談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



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善曰：伊懷龍塗，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跡矣。善曰：小雅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善曰：開達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而考此識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邪，殊域莫不向風。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甲辭以謝君衆曰：已見上文。故秦皇帝任中廢

予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善曰：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獻其七首以禮。秦王通俗文曰：日首其頭類類，故曰引。



首短而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王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太師，火記西伯獵果遇太師也。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

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為左右便辟，侍蔽也。然帷妾之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善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善曰：不此鮑焦所以忿於世羈謂才行高遠，不可羈繫也。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疾，奔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厲石也。論語：撰

考識曰子罕言故聖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  
利利傷行也  
子迴車晉灼曰史記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八朝歌然  
未詳其本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  
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  
趨闕下者哉

校東

奏吳王書

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  
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  
王遊後景帝拜乘為弘農都尉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文記淳于髡說鄒忌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

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

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

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

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

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

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子曰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於

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

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

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而重鎮

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其出不出間不容

髮善曰曾子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微切甚急能

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必

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造九層臺荀息聞之

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傳基加九鷄卵其變所欲為易

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

於泰山與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故猶

日合符盛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

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思臣之所大惑也願師古

為也奏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逾多

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

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恐疾而景不離自以為尚遲

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靜處以息迹

為亦甚矣孫卿子曰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

莫若勿為欲湯之滄善曰滄音義一人炊之百人揚之

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湯止沸沸愈不止夫以

則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

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養由基楚之善射

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

有基禍生有胎胎始也基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来

喜曰自泰山之雷切救穿石彈極之統斷幹音灼曰

從也字彈盡也極之者所契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

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稱四萬六千八百餘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善行也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

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難辨為惠也徑去也夫十園

之木始生而葉足可撥而絕手可擢而孤善曰尸子

木始若葉足易去也莊子曰豫樟初生可孤而據其

絕廣雅曰播孤也字林曰播先罕切孤杜交切據其

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

易之道也

、再上書重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氏為難

書曰金城郡南距卷柞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南

夷自雋東北君長十數柞都最六國乘信陵之藉善曰

大柞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五國亦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

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



地無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頌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

羗齊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善曰言地多秦今夫護諛之臣為大計者不論骨肉

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

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李奇曰警猶蠲蚡之附

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蚡楚謂之

齒猶觸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

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漢晁錯也錯

公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

侯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善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軍行數

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

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轉

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

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

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昭曰長洲在吳東

也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池

日以海水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

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

早還冀十分之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

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

中得半安全

蘇林曰羽林黃頭



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善曰吳饒軍自海入河故

道也地志有魯國及東海郡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

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

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

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

書曰齊王聞楚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善曰漢

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趙國不得出兵其

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鄴寄團趙王於邯鄲此不可掩亦

以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

方十里言王必張韓將此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

見制於此地也張韓將此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

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

亦少間乎言王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

差曰太子曰備謹謝客謝辭也客因稱曰今時天下

安寧四方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凡人幼者將來之

意者又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言邪

內而為逆其堅若結也管子曰邪氣襲內五色乃衰

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絕人長命說文曰轡車籍交

革也轡紛沌澹淡噓噓煩醒貌也上逸楚辭曰

敬也貌方言曰哀而不泣曰啼噓與噓同噓

詩傳曰病場場怵怵不得寐夜尚書曰怵怵散也

不得計者，是虛中重聽，意聞人聲，素問曰：精氣奪則虛，虛者

陽明之逆者，是虛中重聽，意聞人聲，素問曰：精氣奪則虛，虛者

帝病惡聞人聲，精神越潔，百病咸生，神勞則越，高誘

曰：越，散也。聞人聲，精神越潔，百病咸生，神勞則越，高誘

詩：越，散也。聞人聲，精神越潔，百病咸生，神勞則越，高誘

貌，又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曰：廢，止也。毛

長詩傳曰：廢，猶去也。毛詩：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

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詩：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

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此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

容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

傅父，欲交無所，內有慈母，又曰：其父為保母，外有傅父

保母安其飲食，則溫淳甘脆，腥醲肥厚，溫淳謂凡味

居處者也。飲食則溫淳甘脆，腥醲肥厚，溫淳謂凡味

曰：夫香美脆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曠理皓齒，而慎

精說文曰：曠，曠也。曠，曠也。曠，曠也。曠，曠也。曠，曠也。

酒說文曰：曠，曠也。曠，曠也。曠，曠也。曠，曠也。曠，曠也。

亦熱也。詳燕切。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

也。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

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

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履痿之機。

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履痿之

機。高誘曰：治，則也。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履痿之

未詳乘之謬，為好竒而改之，聲類曰：治，詞理而為履痿

切。月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高誘曰：多陽，多陰，則履

陽則痿，其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曰：多陽，多陰，則履

曰：履，逆寒疾也。痿，不能行也。皓齒，娥眉，命曰：伐

性之斧。命曰：伐春秋曰：靡，易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

也。皓齒，謂齒如犀也。鄭國淫僻，甘脆肥醲，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腸之藥。之食，高誘曰：肥，肉厚也。五，味實也。強，命曰：腐

之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今太子膚色靡易四支委

隨筋骨挺解王逸楚辭注曰靡細也血脈淫濯手足

情竅大也郭璞方言注曰情竅也應劭漢書注曰

餘乳切也越女侍前齊姬奉後絕書曰越王飾美女

不於當使獻之大王勾踐竊有天人齊姬齊女也毛詩曰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淳漢往來游醮縱恣于曲房

隱聞之中山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

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王逸楚辭注曰淹久也雖令扁鵲治

內聖咸治外尚何及哉秦史記曰扁鵲渤海鄭人也姓

視病盡見五臟韓子曰扁鵲謂晉栢侯曰君有疾在

雖善祝不能自被也賈逵國語注曰尚且也今如太

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聞強

好承間語事變度易意楚辭曰履承常無離側以為

羽翼高誘注曰羽翼佐也淹沉之樂浩蕩之心遁佚之志

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可以

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莊子可無用藥石問長梧子曰夫子

以為孟浪道之行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

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魯連子曰中鬱結之輪菌根扶

疏以分離鬱結隆高之貌也說文曰扶疏四上有千

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包咸論語注曰湍流遡波又澹

馬原



淡之澹波逆流之波也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

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

異鵲感周朝則鸛黃鵠鳴焉爾雅曰鸛鵠黃高

記曰仲冬曷旦不鳴鄭玄曰鳥旦鳥也郭璞方言注

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鷓鴣哀鳴翔

乎其下楚辭曰鷓鴣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斫以

為琴野蘭之絲以為絃論語曰師摯之始開唯之亂

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

孤子生行賈達國語注曰鈞帶鈞也相子新論曰琴

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

珠在耳也耳人志切字書曰約亦的宇也都秋篇曰

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師樂師也

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琴道曰光暢達則無

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宋

笛賦曰麥秀漸兮鳥華翼切向虛壑兮背稿槐說文曰

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

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蟻聞之柱冢而不能

前謂之蚊又曰蟻蟻也居兆切方言曰南楚或謂姑

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搵起

客曰犛牛之腴菜以筍蒲說文曰犛以芻草養國牛

為蕪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肥狗之和冒以山膚

毛詩曰其蔎維何維筍及蒲也

毛詩曰其蔎維何維筍及蒲也

楚苗之食安胡之飯禮記曰士無故文殺犬豕和謂

出禾可以為食也安胡之飯禮記曰士無故文殺犬豕和謂

宋至也安胡之飯禮記曰士無故文殺犬豕和謂

散禮記曰啜菽飲水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

和後水矣春秋曰伊尹說湯以合者易牙嘗而不知之

熊蹯之臠勺藥之醬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

鹹曰羹味也和齊薄者之炙鮮鯉之鱠薄者未詳之

名蘭英之酒酌以滌口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

山梁之饗秦豹之胎論語曰子曰山梁雌雉時哉

其梁粟社預左氏傳注曰秦養也音官六對曰有枝

君陳王杯象箸王杯象箸小飯大歡如湯沃雪說

孔子曰飲人之粟惡如湯之灌雪馬此亦天下之至

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迫

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陽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

策曰君馳之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也戰國前似飛鳥

後類距虛走疾若飛也范子曰風黃鵠音取鳥名馬言

鼠而後免前擗麥服處躁中煩外以稍麥分劑而

強中羈堅轡附易路易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

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呂氏春秋曰古之善

相馬者趙之古之善

秦之伯樂尤盡其妙為御西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  
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  
夫獵而及輕獸今捨車與則雖捷季之徒無時及獸  
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此兩人者馬伏能止之車覆能  
起之野人秦武則善矣其馬將必法也於是使射千  
鎰之重爭千里之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逐  
有上中下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  
彼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子孫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  
既馳三革而君之一上駒與彼中駒取君千金與彼下駒  
注為趙簡王取道爭千里之發也此亦天下之至駿  
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  
其樂無有州郭璞臺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在荆



八淮汝海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  
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  
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趙岐孟子注  
比物屬事離辭連類禮記孔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  
也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娛懷之宮名也懷宮連廊四

注鄭玄周禮注曰四臺城層構紛紛玄綠輦道邪交  
隍池紆曲隍城池也溷章白鷺孔雀鸚鵡名未詳鷓鴣

鷓鴣鷓鴣翠鬣紫纓頭首毛也螭龍德牧邑邑群鳴  
德牧並鳥名未詳爾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曾子曰鳥

雅曰邑邑鳴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曾子曰鳥  
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如淑溱萸蔓草芳芬言水

力毛長詩傳曰藜水草也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詩曰  
力毛長詩傳曰藜水草也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詩曰

桑毛長曰女桑桑也爾雅曰榭苗松豫章條上造

河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莖小楊也

天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

成林曰張揖上林賦注衆芳芬鬱亂於五風

沒大庭氏之有也從容倚靡消息陽陰

隨風披靡故或陽或陰或為頃也列坐縱酒蕩樂

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孟不誠大文夫孫衍張儀

是馬得為大丈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

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

五日一習樂為理滋味雜陳肴饌錯諉曰該備也

練色娛目流聲悅耳埤蒼曰流擇也於是乃發激楚

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文穎上林賦注曰激衝激急

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

出圖也結樂善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使先施徵舒

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子之徒施也戰國策魯仲連

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

先施我微舒段干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色也

史記曰夏姬微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

文也許慎曰陽微舒之媒常昭漢書注曰閭娵梁王魏

子曰閭娵子奢莫之媒常昭漢書注曰閭娵梁王魏

嬰之雜裾垂髻目窈心與尾也窈當為挑賦注曰髻燕

美人之雜裾垂髻目窈心與尾也窈當為挑賦注曰髻燕



太子能強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入御朝服君也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驎之馬駕飛軫之輿乘壯駿之

乘廣雅曰馴騏驎也說文曰騏驎文如慕也尚書大

也力切右夏服之勁箭左鳥號之彫弓賦夏服即今見子虛

也鳥號已見子虛賦又古考史曰拓樹枝長而勁鳥

也因名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潭夢雲林

楚辭曰羲和弭節兮掩青蘋游清風呂氏春秋曰掩息也

字林曰潯水涯也注陶陽氣蕩蕩春心薛君韓詩章

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楚辭曰逐狡獸集

目極十里傷春心王逸曰蕩蕩春心逐狡獸集

輕禽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君親集矢

也集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文

而致無扣御之勞恐虎豹習驚鳥爾雅曰逐馬鳴鑣魚

踏麋鹿汗流沫墜寬伏陵窘文曰窘迫也無創而

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

游乎李奇漢書注曰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

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周書曰民有五氣

之陽喜必見大宅未詳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

運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旌旗偃蹇羽毛

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徵墨廣博觀望之有圻燒

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純粹

控犧獻之公門尚書曰色純曰挂體完曰全應邵漢

五三

書注曰粹淳也毛  
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安國曰尚書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

兕虎並作莫問貌也說文毅武孔猛袒裼身薄左氏

致果為毅毛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袒裼暴虎白

刃磴磴矛戟交錯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死若生

利磴磴收獲掌功賞賜金帛鄭玄周禮注掩頰肆若

為牧人席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旨酒嘉肴羞魚膾

炙以御賓客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膾又曰

絕以諾言游獵邀宴忠誠為之必不有悔貞信之色

形于金石毛詩序曰貞信之教與家語孔子曰夫鍾

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

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安國尚書傳曰五日日月相望與諸侯遠方

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漢書廣陵至則

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郵然足以駭矣

者所條沆者爾雅曰濤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溫汾

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辭智也縷恍兮忽兮聊兮

慄兮混汨汨兮老子曰恍惚兮忽兮恍兮惚兮惚兮

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况人乎哉高歌陳唱萬歲無斃孔安國尚書

曰幾乞也郭璞曰温汾謂摩近貌也爾雅曰

曰幾乞也郭璞曰温汾謂摩近貌也爾雅曰

曰幾乞也郭璞曰温汾謂摩近貌也爾雅曰

曰幾乞也郭璞曰温汾謂摩近貌也爾雅曰

曰幾乞也郭璞曰温汾謂摩近貌也爾雅曰

兮儻兮廣雅曰儻卓異也浩瀟瀟兮荒曠曠兮秉蕙乎南山山名

通望乎東海東海名虹洞乎蒼天極慮乎崖溪相連

也春秋內事云然後歸神至日所出汨乘流而下降兮

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汨疾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縲

往而不來或錯衆紛紜其流曲折臨朱汜而遠逝兮

中虛煩而益急朱汜名未詳蓋地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

而自持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於是藻繁胃

中灑練五箴練猶汰也莊子曰聚條也槩與概同澹激手

足頰濯髮齒澹激手投弄恬忘輸

寫泐濁泐言曰泐始濁也物顯切楚辭分決狐疑發皇身

目楚辭曰心猶務以於疑當是之時雖有淹

病滯疾猶將伸偃超覺發誓披聲而觀望之也曰偃

復然鬱禹切淮南子曰遺覺者况直眇小煩適醒醜

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曰發蒙解

感論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

里聞言聲以疾雷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能令江水

也山出內雲日夜不止山內雲而日衍溢漂疾波涌

而濤起小雅曰衍散也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

之下翔說文曰漂浮也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

澹澹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高白之貌也惟帳也澹澹

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揚唐騎曰奔

雲與南子注曰裝束也許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

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以蛟龍若六也

後駱驛也波濤之勢若素蛇而馳言其長也顯顯印

印据据疆疆莘莘將將顯顯印印

多貌也將將高貌也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符曰并

我勇力重堅壁壘應邵漢書注旬隱匈磕軋盤涌齋

原不可當軋廣大貌涌齋行貌也觀其兩傍則滂渤

佛鬱閭漠感笑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律當為切

突怒而無畏踰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說文曰

也上林賦曰備窮力激堆峭郭璞曰沙堆也遇者死

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芟軋谷分或圍蓋地名

而谷似例也一本無芟字許慎淮南子曰芟根也謂

翔青茂街枚檀栢青茂檀栢

氏鄭玄曰上言語之也弭節伍子之山通屬骨母之

也弭節已見上文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辭注曰高厲

場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辭注曰高厲

遠行也越絕書曰闔廬且食鮒山凌赤岸隼扶桑橫

奔似雷行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冰江春秋分

朔輒有大濤至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隼

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隼

扶竹也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誠奮厥武如震如

怒如怒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





波相隨之貌也。孫子兵法曰：「軍無形，圓而不可敗。」  
越絕書曰：「王孫子晉於太山，口勇士之勢，乃有遺。」  
地徒憤馳，騰氣若奔馬。混混鹿鹿，聲如雷鼓。混混浪  
之聲也。越絕書曰：「若雷轟，鹿鹿，聲如雷鼓。」  
言初發，怒聲若雷。鹿鹿，聲如雷鼓。混混，浪  
社也。說文曰：「鹿，鹿也。混混，浪也。」  
出者，徒若切。如淳曰：「漢書注曰：鹿鹿，聲如雷鼓。」  
戰於藉藉之口。曰：陽侯大波也。藉藉，蓋地名也。鳥不  
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發，紛紛翼  
翼，波涌雲亂。」詩傳曰：「翼，翼也。紛紛，衆也。毛萇曰：「蕩，取南山背擊  
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北岸，丘陵之勢，既蕩南山，又擊  
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失勝乃箭。而後乃罷，涕汨  
潺湲，被揚流灑。瀾，瀾也。字書曰：「瀾，流貌也。」橫暴之



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淩淩，蒲伏連延。沈淩，沈淩也。  
顛倒之貌也。蒲伏，即蒲匐也。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  
人踣馬洄，閭懷愴馬。郭璞爾雅曰：「踣，前覆也。」此天下  
怪異說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  
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注曰：「方，道也。」

晉灼漢書注曰：「資，材也。若莊周魏牟，揚朱墨翟，便蚘詹何之倫。」

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居江海之上，心居

魏關之下，高誘曰：「牟，謂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

淮南子曰：「雖有鈞鈞芳鈞，加以詹何蚘蛟之數，猶不  
能與網罟爭得也。高誘曰：「蚘，螺也。蛟，水蟲也。」

宋玉與登徒子借受鈞於玄淵，七畧曰：「蚘，使人宋玉集曰：  
子名淵楚人也。然三人雖殊，其一人也。」使之論天  
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家語曰：「尚也。商好論精微，時

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家語曰：「尚也。商好論精微，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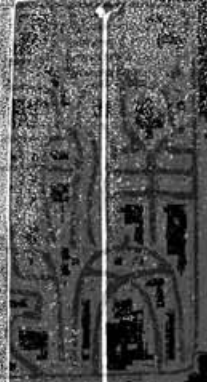


秦漢文卷之二終

是非非謂  
 之智也。謂  
 孔老覽觀  
 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  
張良曰臣借前著以籌之萬不失一以籌度之也直  
 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  
 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恣然汗出。  
 霍然病已。  
出恣乃顯切霍疾貌也。恣然汗

漢書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